

怀念——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
线索征集:E-mail:www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(0531)85193207

怀念

总会被人瞧得起

□赵盛基

她是个收破烂的，自称是个被人瞧不起的人。我嘴上对她说，收破烂也是一种职业，没有贵贱之分，可心里着实像许多人一样，对这个职业、对她有些瞧不起。

你看她，一身脏兮兮的衣裳，一双开了胶的鞋子，一块褪了色的头巾，脸几乎像手一样粗糙。她每天蹬着三轮车在小区里吆喝：“收破烂喽！”三轮车上绑一块用三合板制作的牌子，上面用红油漆书写着：收废旧彩电、冰箱、洗衣机、书本、报纸、啤酒瓶……

她不是本地人，老家在300公里之外的鲁西南农村，在这座城市收破烂有十来年了。我问她：“你一个人在外奔波，撇家舍业的，不想丈夫和孩子？”她腼腆地说：“怎么能不想呢？说实话，做梦都想。这不，我每天都白没黑地吆喝，就是为了多挣点钱，早日买上房子，把丈夫和孩子都接来，在这里定居。你们这里很不错呢！”

我只当是她随便说说，在城里买房谈何容易？许多人都望房兴叹，一个收破烂的简直是痴人说梦。

令我意外的是，又过了一年之后，她真的在一个刚刚落成的小区买了新房子，再也不住与人合租的出租屋了。再见到她时，她已经不是个收破烂的了，而是开了一家经营家常菜的小菜馆，丈夫当厨师，她当服务员。

我大为吃惊，真诚地称赞她：“真没想到，你收破烂收出了这么大的成就。”她先是笑了，然后说：“我一个乡下女人，没有别的本事，我就认定收破烂了。别看很多人瞧不起，可我就是坚持做。”

我回味着她的话，不禁对她们和与她一样被“瞧不起”的人肃然起敬。

身边，有许多来自乡下的农村人，他们放弃了传统的生计，在城市里做着一些被人“瞧不起”的工作。一心一意地坚持做下去，总有一天会被人瞧得起。这也许就是他们的信条和梦想。

母亲的幸福

□旗王

印象中，父亲和母亲一直不和。父亲很少回家，总是独来独往，从没陪母亲逛过一次街，也没给母亲买过一次礼物，偶尔因为家事和母亲说话时，那口气也像是上级对下级，硬得很，而母亲便如同听圣旨一般恭敬地听着，温顺得像只小猫儿。

父亲辞职下海经商后便更难得回家了，他让母亲也辞了职在家照顾我和弟弟。从那个时候起，父亲在外面有好多女人的传言就不时飘进我们的耳朵里，我那时常常看到母亲没事时盯着房门发呆，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，是在盼着父亲回家吗？我觉得母亲真是很可怜。

有一年中秋节的前一天，父亲突然回家了，他说他刚下飞机。那会儿父亲的事业已经小有成就，而且经常出国。看到难得一见的父亲回来，不懂事的弟弟趁他不注意，偷偷将父亲的行李打开了。可弟弟没找到父亲带给他的礼物，却翻出了好多漂亮的女人衣服和高级香水。他兴奋地将母亲拉过来，告诉母亲说这是父亲给她买的。我第一次看到母亲眼前一亮，脸上也泛出了一片红云。父亲听到动静很快地跑了过来，看到这情景，劈手便给了弟弟一巴掌，嚷道：“你怎么能随便乱翻我的东西，那都是别人托我买的，搞坏了怎么办？”

弟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母亲则黯然失神转过脸去。父亲收拾好行李，撂下一句话：“我还有事，忙着呢。”说完便头也没回地走了，这一走又是几个月。

父亲走后，母亲狠狠揍了弟弟一顿，末了，扔下弟弟自己号啕大哭起来。母亲还是第一次在我们面前尽情发泄自己的痛苦，我和弟弟都吓坏了。那会儿我已经懂事了，可就是不明白父亲对母亲不好，为什么母亲还不想离开他呢。

母亲似乎已经习惯了和父亲这种若即若离的生活，父亲待她近乎残酷的所作所为，她都容忍了下来，直到二十年后的一天夜里，父亲和一帮朋友喝酒，喝多了不慎从楼梯摔了下来，而且摔得很重，躺在医院里一动也不能动弹。

母亲接到电话，数九寒冬的夜里只裹了件衣服便发疯般地奔到了医院。那以后整整一年里，母亲就再没离开过病房，一直守在父亲的病床前。

遵照母亲的嘱托，我和弟弟很不情愿地去医院看父亲。父亲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哼哼着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睁着一对迷茫的眼睛望着我俩。弟弟将母亲拉到病房外说：“妈，你看他现在这副样子，就让他那些女人来照看他吧。他对你不好，你又何苦对他尽心尽责？”

这次是母亲甩手给了弟弟一巴掌，勃然大怒道：“他是你的父亲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？”

弟弟不吱声了，我这时才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不管父亲是如何的一个人，他毕竟是母亲的丈夫，是她始终最为牵肠挂肚的人，也是她的一切。

在病房里的这一年，母亲终于有机会和父亲终日厮守在一起，尽管刚开始时因为照顾病人几个月都没睡过一个囫圇觉，母亲的脸上还是成天荡漾着笑意，我猜想这是母亲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了。她将病中的父亲照顾得无微不至，让医生和其他病友都羡慕不已。母亲的悉心照料，也让父亲产生了丝丝悔意，虽然他还从没有为自己的过去向母亲道歉，他在医院里却是一时半刻也离不开母亲了。

一年后父亲痊愈出院了，医生说这简直是个奇迹，因为当初诊断结果是父亲有可能会摔残废，现在他恢复得很好，这都是母亲的功劳。对这事，父亲常挂在口边的一句话是：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

有次闲聊时，母亲才告诉我，原来父亲和母亲是家庭包办的婚姻，父亲一直极不满意，可又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和母亲离婚，就那么折磨可怜的母亲，而母亲一直忍受着，直到最后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幸福。

我偷偷地问母亲：如果父亲故态复萌，再跑了怎么办？母亲很灿烂地笑了说：他再那样，我还是会等他，这是他的家啊，在外面跑累了，他还是要回来的。

母亲的笑，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，这是一个女人最幸福的笑。

想起父亲就流泪

□王冠先

我56岁时，母亲去世了。安葬母亲时，按家乡的习俗举行了祭奠仪式，我行完叩拜礼后，趴在地上失声痛哭。这一哭，犹如江河决堤，一泻千里，直哭得死去活来，嚎啕不止，众亲友劝都难以劝住。

其实众人哪里知道我不仅仅是哭母亲，更多的是在哭父亲。在父母坟前，我想起了死去多年的父亲，心里更加悲痛，所以眼泪就再也无法抑制。

1967年8月，父亲刚满40岁就因病去世了。

当时我正在泰安二中读高中，所以没在父亲身旁送父亲最后一程。听亲友们说，父亲死在去医院的地排车上。

父亲发病时在家吐了近半脸盆血，众乡邻急忙将父亲抬上地排车，赶往肥城医院，谁知行至半路，父亲忽从地排车上坐起，大呼三声我的乳名而气绝身亡。

当时我刚满17岁，根本不懂父亲的心。后来，我成了父亲乃至成了祖父，才逐渐懂得了父亲的心。

我15岁那年考入省重点高中泰安二中，当时的泰安二中，招收的是泰安地区各县初中毕业生中的“菜帽”，教学质量也好，所以升学率极高，在全省数一数二。而我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，考名牌大学都是有把握的。

恰在这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父亲解放前在济南上高中时，曾集体到台湾受过训，此事就成了父亲历史上的污点，因此1958年被清理出了教师队伍。此事也影响了我的人生走向，共青团红卫兵都没有资格加入。父亲知道我的锦绣前程将会毁于一旦，多次唤我到他的病床前，哭着对我说：“是爹耽误了你！是爹耽误了你！”每每此时，父亲哭成了泪人，我也哭成了泪人。

现在想来，父亲可能早已料到他的儿子必沦入社会最底层，遭遇流离忧悒之苦（我毕业后果然流落到东北做了十年盲流，受尽了人间的千辛万苦），所以忧心如焚，病危时心中万般割舍不下，死难瞑目，才大呼三声我的乳名而死去。几十年来，每每想到此事，我便泪如雨下，到了父亲坟前，又怎能不倍加伤感而失声痛哭呢？

父亲是1950年高中毕业后在平阴参加教育工作的，那时我也刚刚出生，因此我是伴随着父亲的教学生涯而成长的。在家里，我是长孙、长子，父亲对我的管束异常严格而没有丝毫溺爱。

我6岁便上了小学。父亲由于工作忙很少回家，但只要回家，就必定把我叫到面前训教：在家要听奶奶的话，在学校要用功读书等等。若有过错，那是非挨打不可的。记得有一次，家乡唱大戏，我偷着逃学看了一上午戏，父亲知道了，把我

逝者档案



- 姓名：王汉承
- 终年：40岁
- 籍贯：济南市平阴县
- 生前身份：教师

摁到地上用鞋底打了20多下，直到奶奶哭着闹着打了父亲两巴掌，父亲才罢休。那场景丝毫不逊于《红楼梦》中的“宝玉挨打”一幕。

1958年，父亲被开除公职。回家后，父亲卖掉了手表，剃掉了头发，脱下了皮鞋，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

那时我刚满8岁，在我的心目中，过去的父亲留着平头，戴着手表，穿着皮鞋，骑着自行车，形象是多么高大魁梧，英俊潇洒，如今却光着头，腰里束着布袋，搭着毛巾，浑身泥巴，我的心里产生了巨大的落差。而父亲却显得很淡然，每日照常到生产队参加劳动，而且干活从不挑肥拣瘦偷奸耍滑。

在父亲成为农民的日子里，最使我引以为荣的事情是，每到春节乡亲们都来找父亲写春联。一过腊月二十，家里就堆满了红纸，父亲干脆就把八仙桌搬到院子里去写，我的角色自然是“书童”，磨墨晾对联，写得多的时候，春联摆满了院子。父亲写春联，时而楷书，时而行书，时而隶书，时而舒同体，如行云流水，变化多端，是我终生望尘莫及的。

1966年秋天，家乡西部的汇河要治理，所有青壮年劳动力都要参加挖河修堤，父亲当然也在其列。由于劳动强度特别大，加上父亲干活不

惜力气，终于累得吐了血，住进了医院。虽然后来出了院，但父亲的身体却元气大伤，每况愈下，从此父亲走上了漫长的四处求医看病之路。

我上中学时，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，而我家中由于姊妹多，且父亲早已病势沉重，所以就更加贫穷。然而父亲并没有被贫困吓倒，他拖着骨瘦如柴的病躯，趁生产队劳动空闲时间，起早贪黑到自留地里忙活，种点早烟，种点芝麻，然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到集市上卖点钱，目的是为我积攒点学费。

我初中毕业时，父亲嘱咐我报考师范学校，我说自己想上高中，将来考大学，父亲却心情沉重地说：“傻孩子，咱凭什么上大学哪！”

我当时还不太明白父亲话中的意思，坚持报考了高中。后来政治形势愈来愈严峻，“阶级斗争”日趋激烈，直至“文化大革命”全面爆发，上大学也成了我的黄粱美梦。后来随着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农村知识青年返乡，我便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。尽管自己满怀一腔热血，真心实意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，积极热情地参加生产队劳动，但入团入党，参军入伍，招工招干，推荐上学，当民办教师，甚至当个生产队的记工员，都成了非分之想，至此，我才真正明白了父亲当初话中的深意，佩服父亲的先见之明，后悔当初没有听父亲的话。

我考上高中时，父亲拿着录取通知书假装很生气地对我说：“家里哪来的钱供你？”而后父亲却跑到祖母面前激动地流起了眼泪。

我当时年幼无知，长大成人后才真正理解了当时父亲的心。父亲假装生气，是想让我知道家道的艰难啊，是想让我知道求学的不易呀，是想激励我发奋读书啊！父亲背着我欢喜且泪流不止，是见我学习优秀有出息而心中高兴自豪呀。但我当时却埋怨父亲、责怪父亲，如果父亲还在世，我一定要跪在父亲面前，向父亲请罪忏悔！可惜的是，我的悔过之情再也无处表白，在父亲的坟前我怎能不撕心裂肺而痛哭失声呢！

父亲很有才华，琴棋书画都有较深的功底，对诗词曲赋也颇有研究。尤其体育方面，篮球、三铁、短跑都曾名震县乡，但他却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。父亲的去世，使我就本就在狂风恶浪中的人生航船失去了舵，本就走在黑暗而崎岖的人生路途还失去了灯。

父亲去世45年了，时间愈久远，我的追思之情愈浓烈，而且每每想起父亲，我就忍不住老泪纵横——

英年早逝，三呼儿名撒手去；

壮老迟悔，九叩父灵哭魂来。

投稿邮箱: www.3207@163.com

